



東坡集卷第三十

書九首

荅秦太虛書一首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手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諭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適居



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
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
太虛他日一爲仕官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
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
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
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
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
絕臺臺爲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
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爲君謀宜多著
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

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
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感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
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
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軼
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
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切復衮衮多言
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
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
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挑取一塊即藏去
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

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特別作經畫水到
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胷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
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徃徃爲風濤所隔不
能即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
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醱釀
耕橘枰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
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麇鹿如土魚蟹不
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
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
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

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
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
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母
今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
叔一書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
不宣軾再拜

荅李琮書一首

軾塔奉別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閨門之戚
即欲作書奉慰既罕馮的便又以爲書未必能開釋
左右徃徃更益悽悵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慙負不已

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随手掃滅猶恐不脫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軼凡百如昨愚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杜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勸遷居非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事當須一赴闕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雄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軼言瀘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月

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偽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軼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判最近烏蠻而梟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黨凶猾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遷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言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弟為仇向者熊察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存實討殺羅狗姓諸夷皆有脣齒之互貌畏而心

貳去年乞弟領兵至羅八年也殺害兵官王宣等十
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
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
如此也今欲討乞弟必先有以懷結近界諸夷得其
心腹而後可今韓存寶等諸軍既不敢與乞弟戰但
翔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熟戶老弱而厚
以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爲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
一封空降書便與打誓即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
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寶獄中遠人無
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

外不能過也今雖已械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新
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
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
不可以得鼠耳今糧運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
住坐處猶須十二三程吏士以糗餌行其勢不能過
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
幽嶮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
人血濡縷立死戰士數萬人知深入未爲萬全而將
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
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穀米之用

爲錢若干布筭而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
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
既作而復聚糧既斲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
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
素定其取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
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費半他人而工必倍之
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
州知州許法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
不得與多出錢物茶絲於沿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
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辯士招說十州五團晏州六

縣水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
頭項更番出兵以蹂踐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
得獲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爲把截將自來雇
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蕃人頭用銀三十兩
買之把截將自以爲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
十級即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即每級官
與絹三十匹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
則鳥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柰何也
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迭出迭入則
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

且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
以降如其未也則乞 朝廷差三五千人將下選兵
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糧於寧遠寨以
十州五團等諸夷為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斃
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糧於本寨亦以諸
夷為先鋒以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
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糧於安溪寨亦
以諸夷為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入繼之可以
一舉而蕩滅也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蕞爾小醜二
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萬全不可以僥倖准

南王安有言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
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今乞弟譬猶蚤蝨也克之
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為卿大夫之辱也哉
趙充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計磨之數
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
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
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又漢永和中交趾
反議者欲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
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
州温瘴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闢前

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
殺我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
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效也今可募蠻夷
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
許以封侯之賞因舉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
刺史由此嶺外息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
符節但天常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
箭中者立死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
發無不中今與烏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
上強弓弩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

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弟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
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略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
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密然大略具是矣
按圖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却付去
人見還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以見忠臣
體國知無不爲之義也軾其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
乎雖然亦不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爲詭病也知荆公
見楫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圓覺經
紙示及得暇爲寫下卷今公擇寫上卷秦太虛維揚
勝士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荆公一見之歟子駿

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其罷郡能不鬱鬱否有一書不知其今安在敢煩左右達之江水比去年甚大郡中不爲患見說沙湖鎮頗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臨臯港既開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但不免少有淤填議者謂歲發少春夫淘之甚易承問輒及之未緣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啓起居熱甚幸恕不謹執頓首再拜

荅陳師仲書一首

執頓首再拜錢塘主簿陳君足下曩在徐州得一再見及見顏長道輩皆言足下文詞卓犖志節高亮固

欲朝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此自足下門中不幸亦豈爲吏者所樂哉想彼此有以相照已而執又負罪遠竄流離契闊益不復相聞今者蒙書教累幅相屬之厚又甚於昔者知足下釋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幸甚自得罪後雖平生厚善有不敢通問者足下獨犯衆人之所忌何哉及讀所惠詩文不數篇輒拊掌太息此自世間奇男子豈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齊而皆歸合於大道執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及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齟齬每深自嫌惡不

論他人及見足下輩猶如此輒亦少自赦詩憐窮人
所從來尚矣而於軾特甚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
能窮人爲之益力其詩日已工其窮殆未可量然亦
在所用而已不龜手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
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爲之何暇計議窮達云
能窮人者固繆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畏窮
也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
戲之性命自予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今復以此戲
足下想復千里爲我一笑也先吏部詩幸得一觀輒
題數字繼諸公之末見爲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爲賜

尤重從來不曾編次縱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爲家
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許當爲刪去
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
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
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
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
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如軾在彼
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
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
記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其餘慎疾自重不宣

軾頓首再拜

荅畢仲舉書一首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錄速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咎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

類蠲之語晚食以當肉

欣然而笑若蠲者可謂巧於

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

飢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

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

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

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

藥救人二事以爲閑居之賜

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閤塞不能通其妙獨特取其

麤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

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起然玄悟

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

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

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

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
君所得於佛書者米何耶爲出生死起三乘遂作佛
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
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
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
安穩無病癯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
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
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完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
而已

與朱鄂州書一首

軾啓近遞中奉書必達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
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爲食
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故專遣此人俗人
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
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
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
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日背而以手按之水
盆中啾嚶良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
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恐母子皆
斃死報應如此而愚人不如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

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
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
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
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
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
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
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
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
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
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

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主
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鄰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
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
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
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人非木石亦
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
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言殺
生之罪以殺胎卵爲最重六畜猶爾而況於人俗謂
小兒病爲無辜此真可謂無辜矣悼耄殺人猶不死
況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於萬死中其陰德十倍

於雪活壯夫也昔王濬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
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
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
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
之風者非公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饑
年民多弃子因盪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
身以收養弃兒月給六斗比暮年養者與兒皆有父
母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十人此等事在公心反手
耳特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爲民自重不
宣軾再拜

荅李昭玘書一首

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
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
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
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六以來平日
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
未敢相問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
拜詞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
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
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

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
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
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
無咎秦觀大虛張來文潛之流皆垂未之知而軾獨
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
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若挾其有餘之資而鶩
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
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既喪妻絕嗜好蔬食
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
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張依焉

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想時
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甚幸子敏雖失
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徐州城外
有王陵毋劉子政二墳向欲爲作祠堂竟不暇此爲
遺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當有記文
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當爲作也無由面言臨書惘
惘惟順時自愛謹奉手啓爲謝不宣軾再拜

答李廌書一首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別後迹中得二書皆未果答
專人來又辱長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

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為人至論褚遂良不諧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為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

而況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為厚也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已自孟軻以下者皆憮然不滿也此風殆不可長又僕細思所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為超然竒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為賜大矣唐論文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為志文則

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
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
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
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
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
辱見厚不敢不盡冬寒惟節哀自重

答張文潛書一首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
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
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

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
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
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
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
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
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
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
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
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
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

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
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
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
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
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
醉來人求書不能復覩縷

荅毛滂書一首

軾啓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牋及詩文
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為文者至
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

實少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
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
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
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
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
然稱之軾豈能為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
輩亦不過如此也而况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
軾事辱見既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尚得一見
否

東坡集卷第三十

東坡集卷第三十一
記十三首

清風閣記一首

文憲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
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
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
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
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
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
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爲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

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窓攔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喜雨亭記一首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

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
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
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
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
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
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
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
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
有歸之 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
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鳳鳴驛記一首

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
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為府從事至數日謁客
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
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
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
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
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
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甃坏釘各以枚計稍以石計者
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

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
以爲有尺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
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
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

則躁否則

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
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
使無齟齬於世則今且何爲矣而猶焉此官哉然而
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晚寃者而安植
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
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芻豢者難於食菜

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爲其大者不屑爲其小此天
下之通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
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
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
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真足書也

凌虛臺記一首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
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逸於扶風以至迹
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
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

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高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載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

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中和勝相院記一首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

林踐荆棘地虺相禦雪霜或剗割屠鑿燔燒烹煮以
肉飼虎豹鳥鳥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
億生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奔絕骨肉衣麻布食中
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莫夜持膏火薰香
事其師如生務普濟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
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
門比丘雖名為不耕而食然其勞苦早辱則過於農
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弃家
毀脈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
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

所謂戒者為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為剗其
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
搆衣升坐問答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
務為不可知諱掖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澆
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輒反覆折
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
已為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
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
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為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
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

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
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為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
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
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
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槩太息而畫又皆
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
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
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四菩薩閣記一首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

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
顏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
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為菩
薩陰為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
忘其名於兵火中被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
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
寄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
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
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為甲治平
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四版

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
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為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
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
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
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槩太息而畫又皆
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
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
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四菩薩閣記一首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

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
顏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
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為菩
薩陰為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
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
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
寄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
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
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板為甲治平
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四版

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
教軾為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
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
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
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
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
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
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
霍吾足可斲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
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 又盟於佛而以鬼守

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
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
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
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
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
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多矣而况能久有此乎且
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為
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
萬度為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
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記

墨君堂記一首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脩絜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

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雅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

記

墨君堂記一首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括而忠士之脩絜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

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確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

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淨因院畫記一首

余嘗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疵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畫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

死如是而孳拳瘠感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爲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墨妙亭記一首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

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爲善地彌爲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咏投壺飲酒爲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上市田皆不登湖人大飢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爲樂又以其餘暇周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爲

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爲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爲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爲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爲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

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墨寶堂記一首

丑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自以爲高而笑之彈琴奕碁蓄古法書圖畫客至出而夸觀之自以爲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士又相與笑之以爲士當以功名聞於世

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功名者自智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嘗劉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爲難孔丘知之以爲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有棄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歐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希元家世好

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而藏之屬
余爲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
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
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君
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
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
必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
余之所言者爲鑒

錢塘六井記一首

潮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

爲桑麻之區而久乃爲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
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
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
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沿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
賴之始長源六井其窾大者在清湖中爲相國井其
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
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爲小方井
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
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
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

之群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亦方井皆爲匿溝湖底無所用闌此六井之大略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庫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嗜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辨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

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闌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爲水閘四皆垣墻有鑄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鬻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有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爲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

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
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
壞而猶有考也

仁宗皇帝御飛白記一首

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
也合抱之木不生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
家之市臣嘗遠矣 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測知
聖德之所至獨私竊覽觀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
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

其小者猶能敦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當是之
時天人和同上下驩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
難名而福祿無窮升遐以來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
有内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
長見當時之人聞當時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
此豈獨上之澤歟凡在廷者與有力焉太子少傅安
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而識其為人其
流風遺俗可得而稱者以世考之也熙寧六年冬以
事至姑蘇其子誨出慶曆中所賜公端敏字二飛白
筆一以示臣且謂臣記之將刻石而傳諸世臣官在

太常職在太史於法得書且以爲抱烏號之弓不若
藏此筆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考追蠡以論音聲
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昌歎以追嗜好
不若因褒貶以想見其所與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流
於四方凡見此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旄頭之塵而
聽屬車之音相與勉爲忠厚而耻爲浮薄或由此也
夫

大悲閣記一首

羊豕以爲羞五味以爲和秣稻以爲酒麴蘖以作之
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

之候一也而二人爲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
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爲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
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
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弃
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齊捨
其度數以爲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爲人之
所嘔弃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
律歷官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
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
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傳

於書而載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
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
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
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
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為
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
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武者以為齋戒持律不
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
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為

大欺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
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
下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口病已而力不給
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
仞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為記余嘗以斯語
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
有為篤志守節老而不衰吳夫為大以欺佛者故為
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畫

畫室書



